

附釋音毛詩註疏

四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四)

(四)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

土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頴疏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

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

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

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云西周六百里八百里六

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

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書云橫有西

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言

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

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取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

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里也。疏

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

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

亦八百相通。可矢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

而言其實地。形不可知。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

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千里。其封域在禹

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曰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

界自荆山而至于河。而三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云

即在謂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

傳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温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社。謂

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此

又卜遷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東  
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遷水東既成  
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  
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  
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  
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  
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  
云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  
為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  
南部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是也。成王居洛  
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正義曰洛陽云成周  
王在新邑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注云此皆土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是殷頑民於成周  
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  
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  
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出幽王變衰  
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各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  
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九百五十八

卷之九十四

十一

十一

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  
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  
十一出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敷之周本紀云武王崩  
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琚立崩子穆王滿立  
崩子共王絜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共王弟考王辟方立崩  
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  
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也本紀  
又云幽王三年變衰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  
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  
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變衰姒使至於為后而生  
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  
申王欲於申求之故書昭云太子奔申也。申侯與犬戎  
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  
子也申侯怒乃與緡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  
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  
曰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  
語言於戲則麗山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  
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  
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章昭云戲山名非也  
晉文侯鄭武公迎宣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

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

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

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

即申侯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

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敗之謂之王國之變

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纒行於畿內化之

所及與諸侯相以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屬

於故王爵雖尊猶以政教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

云取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賦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

乃賦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

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以強暴至

言幽厲以酷虐之政波於諸侯故為雅平相則政教不及畿

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

翻王猶春秋之王人編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

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

故每言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年崩太子卣父

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

前維此三王有詩且黍離序云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

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

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糝居其中從可知兔爰序云桓王則本

明大車亦桓王詩也立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時政事不明

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正時王室微弱詩

人怨而為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推五篇是也相王之

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譏為並作九按不親故詩人刺之今

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為相王之

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相王之

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

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後彷徨不忍去

而作是詩也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

列於諸侯其詩不食後新而用於國風焉。如字說文

籒過古即反又古禾只覆芳服反彷彿皇反徨音皇鎬胡者

反復扶又反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疏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殷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

宗周錫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黍以

先王宮室忽為平山於是大夫閱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

者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閱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

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

根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

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

叙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為禾

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閱周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

也言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叙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

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

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鑑京謂之西周

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昭二

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

六年天子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

詩充四之一

四

四

四

四

之時在敬王也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為

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錫京相對故言王

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

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

東遷政學微弱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

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

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為強從是你風據盛以及衰故

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

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彼黍離離彼覆

之苗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綴則尚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行道也靡靡猶遲遲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雙云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天以體言之

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閭下則稱旻

天自上降臨則稱上天地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雙云遠

平蒼天仰懇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入哉疾之甚  
○蒼天本亦作倉采即反爾雅云春為蒼天莊子云天之蒼  
谷其正色邪吳胡老反夏為昊疏彼黍至人哉。正義曰  
天昊密中反閱也秋為旻天。鶴京宮室毀壞實地盡

為未黍大夫行從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也有黍離離  
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覆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  
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惻惻然而無所告謂大  
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為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  
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  
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  
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立雖至此也跌之太甚故云此  
何人哉。傳彼彼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

未黍故知彼黍彼覆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覆也作者言彼  
黍彼覆正謂黍稷為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  
室之地有此黍稷也。箋宗廟至尚苗。正義曰言毀壞者  
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傳曰黍離  
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言苗則秀是黍  
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未秀出  
稷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黍比黍黍差為苗故  
委秀而覆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

還歸遂至於覆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  
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  
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  
也。傳蕩行至所憩。正義曰蕩行釋言文靡靡行奇之意  
故言蕩蕩也釋訓云蕩蕩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  
曰寡人心搖蕩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蕩蕩是心憂無所  
附著之意故為憂思無所憩也。箋行道也行道猶行道  
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蕩以為行道也。傳  
行以為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道也。傳悠悠至  
蒼天。正義曰釋詁云悠悠遠也故知悠悠遠意釋六云蒼  
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  
蒼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昊天昊  
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昊閱也言其以  
仁慈之恩覆罔在下則稱昊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  
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  
不一故因蒼天而摠釋之常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

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  
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  
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  
郭璞曰旻猶慰也慰萬物凋落冬時細事在上臨下而已

天郭璞曰旻猶慰也慰萬物凋落冬時細事在上臨下而已

天郭璞曰旻猶慰也慰萬物凋落冬時細事在上臨下而已

天郭璞曰旻猶慰也慰萬物凋落冬時細事在上臨下而已

天郭璞曰旻猶慰也慰萬物凋落冬時細事在上臨下而已

天郭璞曰旻猶慰也慰萬物凋落冬時細事在上臨下而已

天郭璞曰旻猶慰也慰萬物凋落冬時細事在上臨下而已

如兩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為稱鄭君和  
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  
曰昊天冬曰上天兩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  
典義和以昊天摠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  
月孔丘卒稱曰昊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兩雅者孔子門  
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  
夏氣高明故以遠人言之秋氣或坐或殺故以閱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  
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  
天之博施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  
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  
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  
卒昊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兩雅春為  
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鄭既言兩雅不  
誤當從兩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兩雅與孫  
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兩雅亦云明見兩雅與  
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相符  
合故鄭和而釋之○箋此二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  
廟宗周衰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  
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  
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非王刺幽  
王去不為在耳何等入猶言何物人大  
氏非吾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  
之穗德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或行萬靡靡行萬靡靡  
中心如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  
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真不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噎噎憂不能息○上章曰噎者咽喉藏塞之名

黍離二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難乃旦反下。疏八句至風焉。正

義曰：大大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大大思君子險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得無期度二章一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注：行役我不知其反

期何時當來，至哉。思雞棲于時，日之夕矣，羊牛下

之其。曷音興，未反。雞棲于時，日之夕矣，羊牛下

也。曷音西，時，如字。本亦作時，音同。爾雅同。王

如之何，勿思。難我誠思之。疏傳：鑿鑿而棲曰時。正

曷其有活。會期也。括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三也。雞

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注：古括反。代本亦作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食不飲，不飲不食。

**疏**

君子至只且。毛以為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

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

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雅以

由為從為異。餘同。傳陽陽至之樂。正義曰。言無所用心

者。史記稱晏子御擁人。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

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

不夏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笙簧者。笙

之中。金薄。樂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

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笙簧也。月令仲夏調笙。笙

簧簧則簧似別器者。彼於笙笙簧三器之下。而別言笙與者。欲

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等

簧。而必以為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

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

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笙簧也。此執笙招友。欲今在房

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

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諸云路寢之

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

房中之樂也。箋由從至官職。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

俱訓為自。是由得為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

子之友說。言子招已。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

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

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

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

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下箋云。宗廟及路寢

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

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

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

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

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

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謂云。路寢之樂者。云

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官人

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於

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君

**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教**

陶陶和樂貌。翫音翫也。箋云。陶陶猶陽

陽也。翫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

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似在樂官也。陶音遙。翫徒刀反。教

五刀反。遊也。翫徒報反。沈徒老反。俗其樂只且。疏。傳

正義曰釋言云翻舞也李巡曰翻舞者所持也  
比孫炎曰翻舞者所持羽也又云翻舞者所持以自  
激擊也然則翻舞者所持也  
蓋所以為翳故傳并引之

### 君子陽陽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也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父令也戍不得歸思其亂里之變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

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甲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室微

徒門反戍東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思如字沈息

疏揚之水

六句至思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也也

俱出民心故以然配思而忽之。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

曰此刺平王不謙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

以不慈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恐自

知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

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稱之杜預云申今南陽

宛縣是也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

故知迫近疆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揚之水不流束

薪四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端迅而不能流移束

薪音新激音極反端吐

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其音記詩內皆然

此或作已亦同

也思為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

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

豈不能流移一東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四王者之尊豈不

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

不為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頗懈彼其之子

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備當勞其自我之來日川

已以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美

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為怨鄭唯上二句

為異餘同。傳與也。揚激揚。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與，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東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東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則別為與。箋：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俱訓為止，是懷得為安。此承不與我成申之下，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安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揚之水不

流東楚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甫，諸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傳甫諸姜。正義曰：尚書

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周語云：林四岳為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故傳言甫諸姜。許諸姜，比呂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成，唯應成申不成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交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也。此揚之水不流東浦。浦，草也。箋云：浦，浦如。浦亦此。揚之水不流東浦。字，孫毓云：浦草之，不與成

許相協，義為長。今則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許，浦也。二浦之音未詳，其異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曰：以首章言新下

言浦類，則浦楚是，新之米名，不宜為首。故易傳以浦為柳。陸機疏云：浦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揚，其二種皮色者曰大揚。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薰澤之浦，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雖之揚也。

###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室饑饉，室

家相棄爾。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穀不熟，饑音覲。疏不軌

疏。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谷有推

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棄爾。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下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

氏自如此  
何以待朝  
西星

薄閱推之傷於水始則温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  
衰稍而薄久而其甚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  
用凶年深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  
初而嘆次而敷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敷難亦輕於不淑何  
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逆或順各有次也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中傷於水也與也推也嘆於貌陸草生於

平安之出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於  
中得水則病將死○嘆呼但反徐音夔說文云水濡而乾也  
字作嚮又作難皆他安反離音佳爾雅又作菑晉  
同於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贊也廣雅云亮也

離嘒其嘆矣子別也然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  
匹指反徐符韻反又敷姊反字林父几扶罪既其嘆矣

二反嘒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既其嘆矣

遇人之艱難矣艱亦難也君云所以既死○疏中谷

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推草為水浸之嘆然其乾矣以  
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薄矣推草宜生高陸

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為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喻婦人宜  
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為其夫薄之故將絕恩

既疎薄果至分離矣有文與夫別離然其長葉矣所以長  
葉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片其夫艱難謂無恩

情而困苦之○傳推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推草李巡  
曰臭葉草也郭璞曰今荒蔚也葉以推方華白華注節間

又名益母陸機疏云曰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蘭  
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察本草

云益母菴蘭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菴蘭臭穢即荒蔚也  
說文云嘆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文云菴蘭也然

則由菴死而至於乾燥以嘆為菴也釋水云水出川曰菴江  
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推勉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為

喻○傳此別○正義曰以此中谷有推嘆其脩矣

與離共文故知當為別義也中谷有推嘆其脩矣

本或作脩音同有女此離條其歡矣條條然離也

又作脩條其歡矣遇人之不淑矣子於已不善也君中

谷有推嘆其濕矣離遇水則濕幾云離之傷於水始

已之過。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有女此離，啜其泣矣。

○徒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有女此離，啜其泣矣。其君子棄已，嗟乎將

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疏。水之浸草當先濕後乾。今

厚於君子也。復扶又反。詩云。文先乾後濕。故云。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

薄。言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箋及與至

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信

舍。以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免爰閔周也。相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

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謂也。○替音假。樂沈音岳。又首名注。同。覽古

孝反。又如字。下同。疏。作免爰詩者。閔周也。相王失信於諸

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與師出伐

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

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

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弑士下貳於號。鄭伯怨王。王曰。無

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及平

王。周人將異。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

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相王失

信之事也。相王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其

也。傳又曰。我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

人蒞人焉。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為

有女此離

啜其泣矣

其君子棄已

嗟乎將

復何與

為室家乎

其意信

舍以君子

則無所與

此其有餘

厚於君子

也。復扶

又反。詩

云。文先

乾後濕

故云。喻

君子於

已有薄

厚。從其

操沈七風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  
義合感子六反本亦作威七歷反  
我生之初尚無為

尚無成人為也箋云尚庶幾也言我幼  
維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役之事也  
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訖  
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  
無所樂生之甚。罹本又作離力知反訖  
有兔至無訖

本亦作訖五戈反長張丈反大音代賀反  
疏有兔至無訖  
正義曰言有

兔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悔離於羅網之中而急此二若  
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所棄縱者則緩有所躁者

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  
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為言其莫無征役之事也

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  
幾服寐而無動且言不樂其生也。傳爰爰至不均。正義

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呂謂之羅李則曰鳥飛張網  
以羅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為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

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  
躁者者定本亦作操義並得通。箋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

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尚得為庶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說也是  
庶幾者幸歸之意也以傳云尚無成人者為成人之所為正

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傳罹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罟罟車也。罟音母郭云今之翻  
我生之初尚無造

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疏傳稱罟車

傳罟罟車也此一也釋器云罟謂之罟罟也罟罟謂之罟罟也  
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捕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鄭

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輦中施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罟罟也。罟昌鍾反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罟字林上凶反  
罟張劣反鄭徐姜雪姜穴反爾雅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庸用也箋  
我生之後逢此百

凶尚寐無聰  
聰聞也箋云百凶者  
王捕也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平王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葛力執反葛以葛音  
云葛藤也刺相王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  
安以為相王之詩崔疏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  
集注本亦作相王。疏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

之禮叔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此敘其刺  
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相王義每通不台  
鄭譜。雙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義鄭取用之異  
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

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  
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  
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妻古尚

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蓋家禮總  
於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  
施於同姓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  
更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

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德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  
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嫁父妻妻是為  
與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要服小記說  
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

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  
祖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  
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身。餘絲葛葛在河之詩

與也絲絲長不絕之貌水涯曰澗。雙云葛也。葛生於河之  
下得長其子孫。皆呼五反長不張文反。終遠兄弟謂  
以生長其子孫。皆呼五反長不張文反。終遠兄弟謂

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雙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  
人尚親親之辭。遠于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他人為  
萬反又如字注下皆同。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他人為

已父無恩於我亦疏。疏。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葛之草所以得  
無顧者我之意。疏。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葛之草所以得

然者由其人在河之澗得河之澗故也。以與子孫長而昌盛者  
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  
王族宜得王之恩猶葛葛宜得河之澗得王之恩故也

宗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恩施於我。我亦無  
為已父也。誰他人為已父則無恩於我亦無片於我有恩  
之意言王無恩於已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



水涯曰許。正義曰釋水云許。縣葛葛在河之溪。

水涯李巡曰許水邊地名。許也。葛葛在河之溪。

音侯。進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母恩。謂他人

母亦莫我有。識有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曰。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

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恩也。此言謂他人

昆。責王又無昆恩也。此言謂他人昆。責王又無昆恩

也。此言謂他人昆。責王又無昆恩也。此言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亦莫我聞。相聞命也。疏。傳侯。用。正義曰釋立云侯

葛葛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相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志。使出君則

疏。以葛葛三章章三句。至。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

疏。以葛葛三章章三句。至。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

疏。以葛葛三章章三句。至。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

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

疏。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

疏。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

疏。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

疏。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

谷或受過小車當無怒谷但王信義之彼采蕭兮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肅所以共祭祀也云彼采蕭者

疏傳謂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廵曰荻一

高白葉華實利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

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左

采芣又云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者喻臣以忠事也

蓋反

### 采芣葛三章章三句

天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

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大車三章

正義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

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檻毛毳衣如茨大車大夫之車檻也車行聲也

生者山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

以進行邦國而使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

力其反前五患反行下孟反鑽胡妹反。豈不爾思畏

乎不敢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變云此二句者古之欲能

行其聲檻檻然身服毳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茨草之色

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彼思為無禮之交與畏

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

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

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傳大車至安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盤盤聲之狀故為車行聲陳古大夫而云羈衣故知羈衣大夫之服也。蔡氏釋言文郭璞曰莢草色如離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莢以衣冠比莢色故先解莢色又解草言莢是蓋之初生釋草云莢若莢亂孫炎郭璞皆以莢亂為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莢亂為一草此傳莢為莢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莢為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羈冕而下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羈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羈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為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傳王命而重其禮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盤盤然服羈冕以決

訟也此時王政鏡行境內而已屬人刺其大夫不能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刺之耳。正義曰至如鄭。正義曰莢亂釋草文以傳解莢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之服以刺之也。其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等甲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見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蓋以入仕為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為大夫非唯子男耳。正義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額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故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為大夫仍得服羈冕也又解羈衣之色所以得如莢者以羈衣之屬衣則畫繪為之裳則刺綉為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離故得如莢色言羈衣之屬者自羈以上當有衣冕驚冕與羈冕之服其衣皆用縹也若縹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綉玄冕則衣無文不縹用縹也縹衣之屬正謂衣縹耳知衣縹裳縹者考工

記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畢匪護云子欲觀古人之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

以上言作績明畫為績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為績

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為衣不復在

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

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

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

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

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績則裘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繡

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繡粉米無畫也

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

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絺繡則衣亦績也知

其綉是績綉皆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

色備謂其一二耳傳以莖為難變以莖為亂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

黼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周之鄭荅云雖鳥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如青非草名龍亦青故其青者如雉大車鳴呼老毛衣

中同凡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  
神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亢也

###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也思之者思其疏丘中有麻三章章四

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去治職事  
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箋思之  
至見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已之貌來食謂已得食  
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食為子國復來我  
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  
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  
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  
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奔出治  
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立中  
有麥著其出賢言著其出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立中有  
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立中有

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也立中境墉之處蓋有

耳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

之貌。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疏立中至來施施。

同施如字何音司音闕又如字。言立中墉墉之

有以得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觀其業而思之。言立中墉墉之

所以得今而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遙迷其行彼留氏之子嗟

其將來之時施施於外國人思之乃遙迷其行彼留氏之子嗟

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

德義冀來見已與之盡權。傳留大至所治。正義曰賢人  
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  
相類故知劉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與  
德連文故知字少。立云非人力為之立立是地之高者在

此句亦是  
不注以乃  
注奔石知  
已者何見

之中故云麻之麻也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

麻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

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境

埔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箋子嗟至為賢。正

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

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道之趣故易傳以為去治卑賤之職而

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

政為道則能使境埔生物所在則治理具其所以為賢也。

傳施施難進之意。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為舒行由賢者難

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為然恐將不獲更來故思之也。

箋施施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

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為何俟閒暇獨來見

已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已下章冀得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國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

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其親已已。疏傳子國

得厚待之。食如字一云鄭音嗣復扶又反。疏子嗟父

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箋

言子至出賢。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

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其父亦是

治理之人耳。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傳子國至得食。

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故逐下

民思之之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箋言

其至待之。正義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

就我飲食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

欲飲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彼

留之子貽我佩玖。石次玉著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云留

已而遺已也。除音怡致音久義文紀又。疏傳玖石至美

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疏寶。正義曰

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

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

美道請在朝所施之政教。箋留氏至遺已。正義曰箋亦

以佩玖喻美道所與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已耳

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之待留氏此

章留氏之子嗟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教已思者與留氏

清者故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

非與其父為朋又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岳有脉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附釋音

四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附釋音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四之二) 三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

周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鄭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古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

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孫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

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鄭之地而國之而鄭亦有詩既譜鄭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鄭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其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正義曰自此以下儘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頽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鄭為大虢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鄭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鄭國補用依疇歷華君之士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鄭為鄰若克虢鄭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士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鄭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也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獎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侯乃東寄幣與賄虢鄭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天



年相公為司徒鄭出家云相公為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  
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為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  
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出家又云犬戎殺  
幽王并殺相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  
敗相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  
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微隱  
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相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  
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虢號鄭之地明  
是武公滅號鄭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皆  
邑之地案鄭出家史伯云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  
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鄭之君見公方用事  
分公地公誠居號鄭民皆公之民也相公臣善於是卒言於  
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號鄭果獻十邑竟國之如出家則相公  
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相  
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相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  
皆子男之國號鄭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鄭之地無由  
得獻之相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相公雖未得號鄭既寄  
賄巨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相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此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

寺九四之二

而共處之是相公寄幣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  
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  
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周禮五等封疆  
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  
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  
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  
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  
有焉則鄭都在鄭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鄭國之地是鄭雖  
處其地不居其都信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  
鄭城之下服虔云鄭城故鄭國之墟杜預云鄭國在滎陽密  
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鄭都故別有鄭城  
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鄭譜亦云則鄭鄭同  
地而云鄭非鄭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鄭城決知鄭國之都非  
鄭也但二城不其相遠故於鄭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  
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鄭都也鄭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  
年穀梁傳曰襄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  
面之君政教崇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  
鄭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鄭之國自然亦為畿  
外鄭發墨守云相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  
以鄭於西周不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

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詩  
侯然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  
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二年左傳曰鄭伯男  
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  
畿者鄭志云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  
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  
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  
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為周司  
徒則相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  
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  
作卿士在并一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  
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鄘風已作故云又作案  
左傳及鄭出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弗  
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亶公子儀  
春秋相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  
衛而厲公立相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相十七年  
高渠弒弒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鄭人立公子  
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  
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  
卒子文公躒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出之次也詩緇衣序云

美武公則武公詩也

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也  
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  
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序云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襄裳羊東門之  
墾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為昭公詩也忽於相十一年以太子  
而承正統雖未喻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忽  
則為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序云校童刺忽  
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成則此三篇蓋後立  
時事也襄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箋國人欲  
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  
案突以相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  
類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襄裳宜具  
初由事也羊東門之墾風雨子衿直云刺亂出耳不拍君事  
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真主雖  
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  
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云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  
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  
兵革漆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二公子既爭之後事  
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應屬公詩也諸人刺文  
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

當與者本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荅  
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弟錄者直錄其義而  
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  
之序從上大夫叔于田為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武公謂

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

之人皆謂相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

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為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

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為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在

王朝武公既為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

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

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

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叙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父謂至其宜。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為之

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

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

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

四曰以辨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

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

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

不失職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二曰以禮教之

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鬪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  
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  
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  
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  
知止足出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  
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  
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  
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事以言焉此與  
淇水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為與鄭公  
之刺暴公吉甫之美中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  
故為雅作者主意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寺亦四之二

四

黑



合也。祭，祭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祭，謂餐食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祭之意。采謂田邑，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祭也。箋：卿士至飲食。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義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廬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祭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祭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由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食，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且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五有踐奉迎聖人，以之為禮，伐柯言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箋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

造兮。好，猶宜也。箋云：造為也。疏。義曰：釋言文。適子之館兮，還予授之。采兮，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箋云：大也。

為也。疏。傳：席大。正義曰：釋言文。適子之館兮，還予授之。采兮，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箋云：大也。云備也。說文云：廣多。疏。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采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勝音升，祭則界反，後故。疏。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此聽吐丁反，好呼報反。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名段，字叔，其母愛之，公前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止其田，遂更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

也。公名段，字叔，其母愛之，公前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止其田，遂更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

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為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  
奢僭有巨祭仲者諫公今早為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  
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亂言  
也愛之畏我父母是外不忍也後乃與師伐之是致大亂大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夫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  
氏何厭之有不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  
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  
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  
欲與大夫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  
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  
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以將  
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師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  
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  
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將仲子今無以謝我

### 里無折我樹杞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  
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踰言

###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豈敢愛之而不敢愛之而不  
豈敢愛之而不敢愛之而不

###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私曰懷

### 疏

將仲子至可畏。正義曰祭

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  
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  
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為害我  
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  
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  
刺之傅里居至木名。正義曰其者民之所居故為居也地  
官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十五家為里也無踰我  
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

表牆耳四牡傳云把拘繼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把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麗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數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把也。箋祭仲至除之。正義曰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王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於彼文字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爲其諫非一故言初諫曰以爲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箋懷私至得從。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由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遺言尚存與毋違言之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垣音表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公族也。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樹木也檀疆朝之木一音居良反忍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候惜也沈云系旁作刃爲是案系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爾以爲疏。傳園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種草佩是也。木園者圃之番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木可以爲車故云疆朝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繫迷故齊人語曰上山斫檀挈籃先磔。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繕之言善也甲鐵也。繕市疏。叔

田二章章五句至歸之。箋繕之至甲鐵也。一正義曰世本云抒作甲朱仲子云少康子名抒也經曲皆謂之甲後世乃名

李曉古。以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

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巷學豈無居人不如叔也。絳反。大音泰。後大叔皆放此。

詢美且仁。箋云詢信也。言叔信美。疏叔于至且仁。正義曰此皆悅

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仁。德

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叔大至里塗。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

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私過度。時呼為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

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故云田取禽也。羊曰侯。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若里內

之途道也。箋詢信至又仁。正義曰詢信釋詁文。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

辭非實。叔于狩巷無飲酒。又獵曰狩。箋云飲酒謂燕飲也。符手又反。備力。韓反。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詢美且好。疏正義曰釋天文。

李述曰國守取。叔適野巷無服馬。曰野服馬。猶乘馬也。郊外

之無所擇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詢美且武。有武節。疏

也。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

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

正謂叔既往田。老無乘馬之人耳。箋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伎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為武。則合武之要。故云

有武節。言其不妄為武。

###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

衆也。而好勇好術字。疏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為亂階

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術之等。是多。大叔于田

才也。禮揚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乘乘馬

田者誤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句例爾 執

如組兩駮如舞

駮之與服和諧中節 舞云如組者如

叔在數火烈具舉

數火烈具舉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 數素口反

檀揚暴虎獻于公所

檀揚肉袒也暴虎

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疏

叔

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者物也

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織者物也

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

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為復餘同傳叔之從公田

義曰下云檀揚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

田也傳驂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駮不言兩駮

則知此經所云亦物駮駮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

首先云御者之良既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

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

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

傳數澤至具俱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數小澤

小數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數然則數非一而此云數澤者

以數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數澤共

立澤虞掌之良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數曰某明某是一也

釋地說十數云鄭有圃田此言在數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

貨之所藏謂之府數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

之烈火烈嫌為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為列言火有行列

世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為

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即借俱之義故為俱也傳檀揚至

搏之正義曰檀揚內袒釋訓文李巡曰檀揚脫衣見體曰

肉袒孫炎曰袒土揚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

空手搏之傳狃習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

事復為也後亦黃首之意故傳以叔于田乘乘黃

為習也發以兩下訓故以為復叔于田乘乘黃

也。兩服上駟兩駟馬行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昂良

也。兩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一叔在數火烈具揚

叔善射也。又良御也。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忌

注作已同音。抑磬控已。抑縱送忌。控發矢曰磬。止馬曰

日送。磬善定反。控。疏。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叔之往

口貢反。駟駟領反。疏。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駟者

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駟與服馬如駟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

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駟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者

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擊駟馬矣。又善控

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擊駟馬矣。又善控

能擊送以多會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

也。叔既得家多才如是。必將為貴。而公不禁。故對之。雙兩

服至次序。正義曰小戎云駟駟是中國駟駟是駟駟中對文

則駟在外者為駟則知內者為駟。故言兩駟中快快駟者

也。駟駟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駟。故知上駟者言駟馬之

最上。也。由禮注云。兩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

則齊首。兩駟與服馬。馬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駟之有

。傳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為光也。

。傳駟馬至日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

。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駟馬曰磬。止馬曰

。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叔于田乘乘黃

。白雜毛曰駟。鴉音。兩服齊首。馬首齊也。兩駟如手

。保依字作馬。驪力馳反。兩服齊首。馬首齊也。兩駟如手

。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叔在數火烈具阜。阜盛

。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數火烈具阜。也。叔

馬慢忌。叔發罕忌。慢遲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

抑釋。抑已。抑邈。乃忌。謂所以覆矢也。言田事畢。抑音

米所以覆矢也。馬云。積丸蓋也。杜預。疏。叔于至弓忌。白

云。積丸。箭筒也。駟駟見反。彼。寸。乃反。疏。叔于至弓忌。白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人。曰。備。叔之在然。數也。火有行列。其

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又其  
畢折者叔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叔執凶以發弓矣既美叔之  
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為具餘同  
必如者此諸外物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雜。正義曰釋  
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為烏駘。傳慢遲罕希。正義曰以惰  
慢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為希也。傳  
棚所至發弓。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水而踞  
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水積九蓋杜預云或說積凡是箭箭  
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棚為覆矢之物且下句言望弓明  
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棚所以覆矢也者盛弓之器望弓  
蓋發弓而納之望中故云望弓發弓謂藏之也

###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  
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詩充四二

十二余富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秋侵

高。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惡烏路反下同一疏清人于萬反將子亮反御魚呂反注同翔五羔反。

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將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

此而欲遠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秋侵於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利於竟利

人雖去高克走還乃陳其師旅翔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不召軍衆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

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緣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

師公子素謂文公為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其

說翔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箋好利至侵衛。正義曰春秋問公三年冬十二月秋人衛鄭棄

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秋侵衛也衛在

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  
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少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  
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  
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齊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天以君  
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也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  
召父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  
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清人在彭駟介  
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始善之。

**旁旁**

清邑也詔備之河上而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尚  
克所帥衆之邑也駟馬也介音界旁補彭反王

一本駟介四馬也

**二矛重英河上乎朝翔**

重英矛有  
英飾也箋

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畫帥。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  
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鈿鈿音地或謂之鈿無音婢或謂  
之鈿音錯江反其柄謂之鈿鈿音郭音巨中反疏清人至  
重直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以耕反昔在由反

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八今在於彭地伙人以去無所  
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馳駟駟遊旁旁然不怠其車之上健  
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地於是朝翔言其不復有事可  
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也。傳清邑至介甲。正義曰

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附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  
于竟明在鄭衛境上言朝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  
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  
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惣謂境為郊也下言朝翔傳皆以為  
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應不甚相遠故俱  
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此山傳云旁旁然不得  
已則此言旁旁亦為不得已之義與下應應為武貌陶陶為  
擊馳之貌互相見也。傳重英矛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

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  
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箋二矛至  
畫飾。正義曰考二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在云入  
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尋  
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  
國之兵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為酋夷矛魯頌以矛與重  
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三矛亦一矛而有  
二故被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

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清人在消駟介庶  
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鹿武貌。庶表驕反二三重喬河上乎逍遙

也箋云喬示於近上及室題所以駮毛羽。喬毛音橋。喬反推名韓詩作鷓道本又作道遙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

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

謂之室此言室謂示頭受刃處也創音笑縣音玄。疏傳

喬累荷。正義曰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

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

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

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喬示至毛羽。正義曰駮謂

矛柄也室謂矛之盃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

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烈然題者表識之言箋申說負

荷之意言喬者示之柄近於二頭及示之盃室之下常有旌

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

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

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錫毛稍也清人

在軸駟介陶陶。軸河土地也陶陶馳之貌。左旋右

抽中軍作好。注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也高克之為將人不得婦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

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抽勅由反說文作嗚他幸反云抽刃以疏左旋右抽中

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疏軍作好。毛

以為高克居軍之中以為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

也高克之為將人不得婦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

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抽勅由反說文作嗚他幸反云抽刃以疏左旋右抽中

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疏軍作好。毛

以為高克居軍之中以為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

○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傳左旋至容好。正義曰毛以為左右中惣謂一軍之事

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為將將

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道也

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禁

之策左將軍為上責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

○箋左人至在左。正義曰箋以左右為相敵之言傳以左

為軍之左旋右為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

事左為御者在車在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

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

之亦是習之也高克目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

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良

譽為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示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

也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殺若敢言病張  
侯即解張也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為將之鼓下也  
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  
若上卒兵車則闕宮雙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  
中人御車不在左也此二雙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  
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車不致騶左佐云君有惡空其位  
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處籍籍之義云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  
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入  
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  
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故二年左傳云齊侯  
鼓此鼓圍龍有侯觀鼓之是為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 清人三章章四句

###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善猶道也鄭自莊公

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疏羔裘三章章字或作求朝直遙反下及注同風福鳳反疏四句至朝焉

。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

人焉經之所陳皆言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正義

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為道說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

武之出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

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濡音濡洵徐音荀又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也

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疏

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喻以朱反疏

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為

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

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

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

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

話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

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揚之論語云緇衣羔

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

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藻云諸侯

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

疏

善猶道也

鄭自莊公

疏

如濡潤

疏

渝變也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羔  
祛袖也禮君用繩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裘曰晏子三英祭也晏解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

柔來彼其之子邦之彦也彥士之美稱疏羔裘至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裘皮為裘其色晏然而鮮盛也其人

有三種英俊之德祭然而與多也彼服羔裘之異子一曰英

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英

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正之人克能也剛能

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階於威亡

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

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

為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三直无

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為德故也洪範之言三

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祭也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

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

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

有故知此二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為祭是祭為衆

意○傳意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為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遵大路方撻執子之祛也撻循路道撻擊也

我惡之不寔故也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祛

然○惡為路反注同夷市坊反疏傳大至故也○正義曰

坊也一本作故子後好也亦爾疏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

見之狀言已備彼大路之上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

君子之衣祛也君子若忽我留之我則謂之云何疏於我之

處怨惡我留之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

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

○傳傳酒至法決○正義曰遵循釋文地官師氏人云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有道路一有路對文則有實狹之義散則道路通也以撻字



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攬字山音反。聲訓為斂。操字與此通。反聲訓為奉。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法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傳遵大路方。與陳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實意之健。傳遵大路方。

**摻執子之手方**。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魏方不窳好也。

魏棄也。箋云魏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惡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魏本亦作魏。又作魏。市由反。或二鄭音。為醜好如字。鄭云。疏。傳魏棄。正義曰魏與醜。言字醜善也。或呼報反。疏。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言二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魏亦惡意小異耳。

### 遵大路三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我以刺今。不說德。唯**

**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疏。女曰雞鳴。二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言是古之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言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生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惣辭。未必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疏。此夫婦相警覺。以音妹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疏。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有爛。反見賢。遍反。又如字。將翱將翔。鸛鳴在桑。疏。音早本亦作早。別色。彼列反。射也。言無事則往。射。鸛鳴。於政事則翔。翔。習射。箋云。鸛射也。言無事則往。射。鸛鳴。於待賓。容為燕具。弋。羊職反。音符。音繁。音均。本亦作。疏。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風。與其女。雞鳴矣。而妻施。士曰昧旦。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我以刺今。不說德。唯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疏。女曰雞鳴。二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言是古之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言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生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惣辭。未必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疏。此夫婦相警覺。以音妹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疏。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有爛。反見賢。遍反。又如字。將翱將翔。鸛鳴在桑。疏。音早本亦作早。別色。彼列反。射也。言無事則往。射。鸛鳴。於政事則翔。翔。習射。箋云。鸛射也。言無事則往。射。鸛鳴。於待賓。容為燕具。弋。羊職反。音符。音繁。音均。本亦作。疏。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風。與其女。雞鳴矣。而妻施。士曰昧旦。

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風。與其女。雞鳴矣。而妻施。士曰昧旦。

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風。與其女。雞鳴矣。而妻施。士曰昧旦。

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風。與其女。雞鳴矣。而妻施。士曰昧旦。

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風。與其女。雞鳴矣。而妻施。士曰昧旦。

解多高年

夫起即子與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  
事則翔翔以學習射事也射鳥之與鴈以待賓客為飲酒之  
者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好刺  
之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  
之工者男子之入號下傳言問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  
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味且士自起  
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  
君子有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  
各以時起是不為色而留也○箋明屋至色時正義曰玉  
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如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若起  
又且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正義曰夏官司弓矢增  
矢第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夫謂之增增高也第矢象焉  
第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上飛鳥擊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  
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下弋言加之與  
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為燕飲之具○弋言加之與

子宜之  
子宜之宜有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鳥焉我  
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有也○散音父本亦作

有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箋云宜乎我燕樂實客而飲  
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一也

疏  
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有羞之饌共食  
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  
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羞有  
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  
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則令不然○傳宜有○正義曰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有○箋言我至共有也○正義曰言我釋  
註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鳥焉為加  
豆之實與君子共有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飲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燕謀處末酒  
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做公  
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鳥焉之文此得用鳥  
焉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  
好五燕其禮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之自不  
同則知無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豆也三年之  
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鴈無事宜與賓客  
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  
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將一

借音皆樂  
音洛下同○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音洛下同○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疏  
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有羞之饌共食  
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  
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羞有  
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  
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則令不然○傳宜有○正義曰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有○箋言我至共有也○正義曰言我釋  
註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鳥焉為加  
豆之實與君子共有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飲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燕謀處末酒  
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做公  
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鳥焉之文此得用鳥  
焉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  
好五燕其禮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之自不  
同則知無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豆也三年之  
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鴈無事宜與賓客  
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  
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將一

疏  
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有羞之饌共食  
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  
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羞有  
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  
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則令不然○傳宜有○正義曰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有○箋言我至共有也○正義曰言我釋  
註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鳥焉為加  
豆之實與君子共有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飲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燕謀處末酒  
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做公  
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鳥焉之文此得用鳥  
焉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  
好五燕其禮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之自不  
同則知無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豆也三年之  
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鴈無事宜與賓客  
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  
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將一

疏  
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有羞之饌共食  
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  
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羞有  
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  
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則令不然○傳宜有○正義曰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有○箋言我至共有也○正義曰言我釋  
註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鳥焉為加  
豆之實與君子共有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飲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燕謀處末酒  
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做公  
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鳥焉之文此得用鳥  
焉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  
好五燕其禮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之自不  
同則知無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豆也三年之  
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鴈無事宜與賓客  
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  
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將一

疏  
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有羞之饌共食  
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  
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羞有  
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  
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則令不然○傳宜有○正義曰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有○箋言我至共有也○正義曰言我釋  
註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鳥焉為加  
豆之實與君子共有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飲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燕謀處末酒  
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做公  
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鳥焉之文此得用鳥  
焉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  
好五燕其禮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之自不  
同則知無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豆也三年之  
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鴈無事宜與賓客  
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  
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將一

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士上燕  
有六大夫云不徹縣心而也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  
亦有琴瑟知子之衣少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琕瑀

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諸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  
國實名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  
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  
音焉石次玉也衝昌谷反狀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如牙儲直居反使所更反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已和順也幾云順讀與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好謂  
與已同注同○好疏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禮謝之  
呼報反注同○好疏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禮謝之

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諸雜佩去則以問之若知  
子之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諸雜佩去則以問之若知  
無此和好之當豫諸雜佩去則以問之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

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玉有德也玉璜玉有德也玉璜  
也璜政石次玉也玉璜云佩玉有德也玉璜云佩玉有德也

觸也則衝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璜說佩  
有也則衝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璜說佩

佩也則衝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璜說佩  
佩也則衝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璜說佩

無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扁所陳非古士屬說外來賓客但  
他國之外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命出使

以燕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  
問賓云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首飾等問人者哀二十六年

商之者即出已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  
士患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祭

太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疏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為文故言

鄭人既摠節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喜

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為婚

卒以無六國之助至於見逐齊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

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嘗娶齊女

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此我侵魯齊侯使乞師

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我師獲其二帥大良少

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也傳云云公

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

其故太子曰各有所耦齊大夫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

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

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

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

伯如左傳之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

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

志張逆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

殺夫經二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

有平谷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曰嫁不至於此作者據

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各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

案此序言忽不娶其文又在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齊

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齊

文姜平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也齊人將以妻

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

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備傳亦以出奔之年說不婚於

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

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女妻之他甘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

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七責其大國長女為此  
蓋淫其行可取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  
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  
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權欲忽娶為正妻  
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是已娶正妻  
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  
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  
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榜國人乃追  
刺之序言言有功於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  
時故不為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為謀  
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言其謀不及國故  
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  
曰經書鄭世六忽是為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  
寵於莊公為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  
莊公曰雍始主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昭焉祭仲與宋人請以厲  
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有女同車顏如舜  
多厲公立之祭仲逐之而立突也○有女同車顏如舜  
華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  
與同車西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

穠矣詩同產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將朝將朝佩玉瓊  
同下篇故此迎魚敬反下同謹音謹

**琚** 佩有琚瑀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孟姜齊之長女都

言孟姜信美好且閑 疏 有女至且都 正義曰鄭人刺忽

習婦禮○洵美且閑 疏 有女至且都 正義曰鄭人刺忽

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槿然其

將朝將朝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瑀之玉言其玉瑩也

中節也又歎其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

婦禮如此又歎其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

至木槿○此又歎其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

綏是親迎○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

別二名也其禮與婦同車也釋韋云槿木槿樞木槿樞光曰  
機疏云舜一召才懂一名樞一名日樞齊魯之樞謂之王蒸  
今朝生暮落者具也五月始華故司仲夏木槿榮○傳都  
關○正義曰都書華也樞習之言故為關也司馬樞如上林  
賦云妖冶閑都 有女同行 顏如舜英 行行道也 英猶華  
亦以都為閑也 有女同行 顏如舜英 行行道也 英猶華  
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 將朝將朝佩玉將將 將將鳴

行○將將七彼美之聖妻德音且不忘其道德也○傳直尊

反○疏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

之時已言佩玉解解也○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將期

### 有女同車一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

音疏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正義曰毛以二章

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見所美非美山有扶蘇隱有

荷華與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梁也其華齒言言高

忽置不正之人干上位也荷華生下隱喻忽置有美德者于

下位此言其用巨顛倒失其所也○賢音疎又相如反兩本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

都乃反往都狂醜之人以與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

人其意同○狂求臣反且子都反汪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

本亦作都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為山上有扶蘇之木隱

得位其室以喻君子在上小人隱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

我適忽之朝也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干閑言禮法者乃

唯見狂醜之昭也耳言三無賢者君又在醜故以刺之鄭以

華之茂草小本之屬高山而草之生下隱喻忽置不正之人

於上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於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

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在用賢者反在作用小人所美非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

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不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其蓋苗苜釋草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節中意也扶胥山

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宜生於下隱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為不宜也○

箋與者至其所○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隱有茂草為喻則以山喻上位隱喻

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

而開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為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為義且亦

為義故云且辭○醜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開言者也都是美好則在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為言則是

假外事為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觀美乃往觀惡與忽少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

與好色○山有喬松隱有游龍○游龍猶放縱也高松在者同○山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隱中喻忽聽

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隱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

其橋反王云高也鄭不見子充乃見狡童○狡童昭公也狡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疏○山有至狡童

往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依古卯反○疏○山有至狡童

上有喬高之松木隱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隱

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亦在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我適勿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也忽之所愛皆良

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隱中有放縱之龍草於木葉

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隱而枝葉放縱喻勿之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

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釋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

小人之童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為一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龍具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

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蒙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太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為喻不取喬游為義○箋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言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

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為義山上之木言槁隱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

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周臣顛  
到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  
也則其養之乃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為自相  
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  
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  
可也二章各舉以刺忽也○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  
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為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  
校童方是斥昭公故以校童為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  
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為性行誠實則知校童  
是有貌無實者也校童謂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  
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校童  
為罪公故易傳以為人之好忠良不觀于充而觀校童以  
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校童好之  
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校童為昭公於義雖通下  
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  
未可用也○箋義為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擇方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不倡而和君

不相倡和○擇他各反倡昌亮反本  
又作唱在下同和胡科反在下同擇方擇方風其吹

女  
與也擇梅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擇方擇方風其吹

之言此者刺今不  
然○稿者老反叔方伯方倡予和女

世箋云和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  
世倡矣時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長張式反  
稱又證下疏  
此擇方至和女○毛以為落葉謂之擇詩人謂

乃落以與謂此臣方臣方故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  
然○傳乃落以與謂此臣方臣方故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

當臣臣故何不待我君倡而和平○  
當臣臣故何不待我君倡而和平○

○傳落葉謂之擇此云擇稿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稿謂  
○傳落葉謂之擇此云擇稿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稿謂

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  
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

伯其南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  
伯其南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

此句乃  
詩輯





寒衣裘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寒衣裘連五本或作驚非說文云寒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

**疏**

寒衣裘二章章五句至正已。○正義曰作寒衣裘詩者音庚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欲加已之辭

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已欲

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所以由狂童恣

行故思大國正已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在童至正之。○正義曰忽

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法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出而立其九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勿

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

世子忽復思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正義曰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

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鄭伯突入於鄭鄭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九年九月

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  
入所告不直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如主臣云子惠思我  
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  
謂他國者為人為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  
他士是他國之卿則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  
傳說陳恒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徒孔子  
之意以為君使六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  
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  
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  
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  
漆洧大水未必褻宴可誇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云地三  
刑楚○正義三言三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  
國齊晉宋是諸夏一國與鄭境接壤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  
大國故箋舉以為言見一也○鄭之異有其實大國非極齊  
晉他人非獨刑楚也○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  
亦通若然祭春秋以桓十五年二鄭之標邑其年冬經  
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代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  
侯陳侯蔡侯於鄆三傳稱鄆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矣

突而云告齊晉宋衛考此不則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  
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為諸國不我思正已故有遠

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為正已之鄭人無  
所可思由宋衛蔡衛助突為甚故思六國正已耳○傳狂行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童昏謂年在此

子之國曰其土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  
請事對曰晉土起將歸時事於卒茲是由命與王之土同法  
也稱土

# 寒裳三章章五句

九十七小五

##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羊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婿媾之道謂嫁取之禮。羊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姪缺立悅反。倡昌亮反。和胡利反。疏

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

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禮至之禮。正義曰男

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婚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

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

婿黨相對為稱則釋親所云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兄弟是婿黨稱婿婿黨稱姻也對文

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為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吐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婿家

也。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將嫁者有親

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悔予不送兮子之時

遲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為于偽反。疏子之

去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方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子當時別為他人不肯共

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方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為豐

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金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甚是門。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

外之道與里塗一也。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壯貌也鄭改作振直庚反摑本作閻苦本反近附如之近。悔

子未將兮將行也箋云疏子之至將兮。毛以為女悔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為他人不肯共去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則以堂為振將為送為異命

同○傳曰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侯於塾前詩人升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以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為毛說○箋堂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故轉堂為棖棖是門闥上暨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棖謂之闥棖謂之棟孫炎曰扶門限也李巡曰棖謂闥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為棖也○衣錦娶衣裳錦取衣裳衣錦娶衣裳者之服箋云娶禪也蓋以禪殺為之中衣裳用禪而上加禪殺焉為其文之大著也無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紉衣練禡○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娶衣苦洵反下如字禪音丹穀戶木反為其于偽反大音泰舊勅賀反紉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練許云反禡如蓋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疏**

衣錦至與行

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伯也○正義曰此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政反○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則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衣女裳亦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已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傳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禪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娶裳互言之○箋娶禪至練禡○正義曰玉藻云禪為網網與繫音義同是繫為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縉矣故云蓋以禪殺為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殺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為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紉衣練禡士昏禮云女次紉衣練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紉衣練衣女從者卑於紉衣練禡亦紉也禡之言任也紉以縵縵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禡之衣皆禮為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紉衣練禡也○傳叔兮伯

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一  
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為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  
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  
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裳錦聚裳

### 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非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音善依字當作墀此序舊無注而崔集疏東門之墀二章

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新迎女尚

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得禮而相奔者私自茲通則越禮相

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東門之墀茹蕙在阪東門

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為刺也。東門之墀茹蕙在阪東門

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蕙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

門之墀墀而難則茹蕙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

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茹音如後篇同蕙力於反茹蕙茅蒐菁草也後篇阪音反

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其室則適其人其甚遠

又徒冷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適其人其甚遠

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

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

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蕙在阪則為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

之行者踐東門之墀則易登茹蕙在阪則難言人

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

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為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其甚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也。鄭以為為女欲奔

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為為女欲奔

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墀墀之邊有阪茹蕙之草生於阪上女

言東門之外有墀墀之邊有阪茹蕙之草生於阪上女

而出與已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越

男止自男不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

為不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近

已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

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

可以溫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也

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

善不為墀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墀

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墮下言今子草舍也  
 墮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墮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  
 墮左傳亦作墮其禮記尚書言墮墮者皆封土者謂之墮除  
 地者謂之墮墮墮字異而作此墮字讀音曰墮蓋古字得通  
 用也今定本作墮如蕙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蒺藜可  
 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蒺徐州人謂之牛蒡  
 然則今之蒺藜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  
 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正名治際會亦謂婚姻禮之際之會也  
 以壇阪者各自為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  
 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  
 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蒺藜在阪也  
 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  
 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  
 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遠其  
 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  
 還與此傳文相成為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正義曰  
 則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蒺藜在阪連文  
 室內得作一與共為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  
 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為難淺矣易哉而出以自喻已

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已之辭也若然  
 阪有蒺藜可為小難壇乃除地非為阻難而亦言之者場以  
 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為難  
 耳不取易為義也○傳適近至則遠○正義曰適近釋詁文  
 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東門之栗有  
 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為送近

**踐家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  
 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

**我即** 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期望女

**疏** 東門至我即○

栗樹生於路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為易有物在淺室家  
 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為婚者得禮  
 則見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  
 豈不於汝思為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  
 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

**以爲女乎男迎已之辭** 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  
 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

以栗為與青栗有美味人所嗜食而甘之言以有美色亦與



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又謂曰我豈可不於汝思  
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可  
其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  
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  
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掛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  
亦宜以難易為喻故同上為說也

###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

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箋

###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

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言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李為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味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李為校也。禮人君立大李。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於學問。且非謂廢毀學宮也。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為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縱我不往。子寧不嗣。立。非純章允反。又之。閏反。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守問也。傳疏。青青至嗣音。毛以為鄭國學校不備。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雷音。藥。平。責。

李亦全平 寺亦四之四

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為異言。汝向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衿。正謂青領。衿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聞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之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有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士出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誦詠舞之。箋。嗣。續。至。忘。已。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為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有問。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瑋珉而青組綬。瑗。李又作。嚮。如。充。反。此。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

何名一禮示  
甚意深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不來者言疏傳佩佩玉至組綬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為佩玉也禮

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璆珞而

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璆珞而緼組綬此

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依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

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

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

箋當謂不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

來見已耳挑兮達兮在城闕兮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

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挑他羔反又勅毘

反說文作叟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

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君

學而無友則孤陋疏挑兮至月兮毛以為學人廢業

而寡聞故思之其疏望為樂故留者責之云汝河漢之流

而去挑兮達兮往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

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向為廢學而遊觀

則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已

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疏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

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

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弒也作詩

之時勿實未死序以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揚

之水不流束楚

揚激揚也幾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從不

流東笑言其政不行終鮮兄弟維予與女也忽况弟

於臣下○漂四妙反鮮息淺反注下同無信人之

言人實廷女廷誼也○廷求往反徐疏揚之水至廷

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末之楚乎言前流漂之以與志

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前誅除之今忽既不能

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托疑終竟實於兄弟之恩唯

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巨多被欺誑故又誠之汝無信

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刑至亡滅故

閔之難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

言激揚之水是冰之迅疾言不流東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

政教亂從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

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按同為閔無巨之事毛揚之水不流

與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與故為此解揚之水不流

東新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者爭身與女忽○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一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重子

亡匪反又音疏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

庭莊公子○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位之後

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

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律

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為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為室女以

男為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

有其妻以妻為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

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叙其相棄之也於經無所當也

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

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莊公女

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

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

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位其皆雍糾殺

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  
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我昭公  
而方公子豐是二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豐會  
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豐而輟高渠彌祭仲連鄭子  
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  
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苟舍我吾請  
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傳假殺鄭子而無厲公是五爭也  
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寡故唯數後為五爭  
也

###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南無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及下皆。縞衣綦巾聊樂我

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縞衣綦巾聊樂我

真。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室家待相棄

革之華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自思保其室

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艾也。

○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音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

云。縞留樂又音岳。真音云本亦作云。縞詩作魂。魂神也。為于

乃且反。疏。出其至我負。毛以為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

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聞

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

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

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

我心。云耳。詩人聞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負古今字。助

向辭也。鄭以為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善繼

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  
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  
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惟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  
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若縞素之  
衣。綦色之中。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任。則以喜  
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  
以聞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既多。困  
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  
縞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縞也。戰國策云。強弩之  
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縞。不染故色。白也。縞命云。四人  
綦弁。注云。青黑。白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  
小別。縞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

青也艾讀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縞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為願故云縞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縞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縞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云雲是男言有女也經亨旨縞男為文則縞衣縞巾是男之類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為文服則以章所言言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見傳則詩人為詩時雖舉一國之事但與辭有為而發故言縞衣縞巾所為作者之妻也也己謂詩人曰已既相樂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絕也訓也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其不為青色但縞是文縞之色亦縞縞之色故云縞縞文謂巾上為此縞文非全用縞色為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 闔閭城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闔閭者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至也茶茅秀也者飛行無常○闔音因闔郭郭音都孫炎云徒積土也水清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按茶音徒秀○雖則如荼亦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縞衣茹蕙** 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聊可與娛** 茹蕙茅蒐之染女服也茹染也箋云茅蒐言也○娛疏 出其至與娛○也以為詩人言我出其與之

本亦作虞 疏 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苦其服色白如茶然雖則衆多如茶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縞衣之男子服縞衣

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其相棄故願其相樂○**縞**以為國人其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

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茶飛揚無所當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茶然此女難則如茶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者縞素之衣亦慮染巾者是我之妻

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在可與之娛也情深如此而不相畜故閱之○傳闔閭字音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官文亦言出其闔閭字音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官

云闔謂之臺是闔為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既為臺則知闔是城上之臺今之闔外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為曲城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此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并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山言如茅乃是茅草秀出之德非彼

一 種茶草也言茶葉茶苗六月云白茄英葉是白貌茅之秀  
者其德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談吳王夫差於黃  
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  
增望之如茶草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傳意同  
也○箋閣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為閣不在城門  
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為出臺之中故轉為彼都人士之辭都  
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  
服言綦中茹蕙則非盡喪服不得為其色如茶  
故易傳以茶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為義也

### 出其東門一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疏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  
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  
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  
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臣民憂困之

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亦謂  
時月也毛以為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  
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旨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  
君之潤澤不流下叙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野有

蔓草零露漙漙與也野四郊之外蔓草也漙漙者盛多  
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  
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

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

時類○婉於阮反澗立解  
反澗本亦作迨胡互反○疏

能延蔓者由天有墮落之  
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  
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

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一人

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兮不誤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

我心之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邂逅是君政使然故陳  
以刺焉○鄭以蔓草零露詩時為與餘同○傳野而五下盛衰  
○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也其在四郊之  
外此唯解文不言與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皆

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靈  
作零字故為落也。仲春秋俱是晝夜等温凉中九月霜始  
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  
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  
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為媒月故引以證此。野有蔓  
為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為媒時是婚月故也。

**草零露瀼瀼**  
瀼瀼盛貌。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  
有美一人婉如清

**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  
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中反下于軌反。說文溱作漕云漕水出鄭溱水出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九。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

**士與女方秉簡兮**  
簡蘭也。○詩云男

**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來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

**行**○簡古類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

**耳沃音逸**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於寬間之處既已也。士曰

**且往觀乎洧之外**  
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間音閑處昌慮反。

**洵訐且樂**  
訐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

**維士與女伊其**  
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訐况于反。韓詩作盱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

**相謔贈之以勺藥**  
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

**疏**  
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為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從

**結恩情也**  
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坑方香之蘭草芳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為淫泆士既與女相

**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間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矣

**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矣

**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

**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



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為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  
今淫泆如吳故陳之以刺亂。傳蘭蘭。正義曰陸機疏云  
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  
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  
衣者書中辟白魚。傳訂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洵信至  
則往。正義曰前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荅女也且往  
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  
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正義曰  
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  
因。正義曰因觀寬問遂。漆與洵瀏其清矣。瀏深貌  
為戲譎故以伊為因也。也。女曰觀乎士曰  
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士與女殷其盈矣。也。女曰觀乎士曰

漆洵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二章二百八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一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

貢青州岱嶺之陰維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

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

禹平水土甚有功于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始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

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出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據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臯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采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侯服三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正賦以

寺亦五之一

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五千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後夏禹之舊制也成王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後夏禹之舊制也成王名前前後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畿其之內紂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藩服在三千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與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屬其人居齊地因号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正義曰

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  
舊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之陰濰淄之野  
○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  
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  
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  
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  
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  
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宮  
。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後  
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得受  
齊侯呂汲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  
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  
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  
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為天子虎賁氏謂當屬  
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  
侯譜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  
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  
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度  
於周紀侯譜之出家亦云紀侯譜之周齊哀公二文皆言周  
齊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

寺流五之一

以出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  
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  
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譜齊人則是襄  
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  
本紀云懿王立子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譜齊矣且  
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到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  
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  
一君當三王也蓋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為君豈年  
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之子卒子  
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  
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  
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  
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  
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為哀公詩矣南山甫曰盧  
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韓荀刺文姜倚嗾刺  
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  
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繇毓以  
為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群臣所患故作雞鳴  
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

何怠慢之有也向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  
怕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出號謚未亡  
若有別責餘君作叙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  
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擊壺氏發其所掌責以顛  
倒之詩各隨所夫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暫  
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忽而無立志則怒怨之人未  
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  
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察襄二十九年  
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  
鳴有思賢死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遷自警詩人  
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死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死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如芳非反慢武諫反警**疏**雞

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死也所以  
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  
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  
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歸可起之

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  
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  
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戒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  
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  
其配夫則為賢妃指其行事則為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  
者以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  
言之車牽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  
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雞既

**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

直遙反注**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

下皆同。**疏**雞鳴思賢死也至蒼蠅之聲以

禮故也。蠅餘仍反。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  
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  
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  
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  
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  
時非是雞實則鳴乃具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為雞鳴聞  
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

不戒令起故刺之。傳雞鳴至君休。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時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蒲於朝上。箋夫人至禮也。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婦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向則夫人以雞鳴而東方明矣朝既昏矣。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東方明矣朝既昏矣。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昏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色蟹反。何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日出而視朝。霜騎反。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東方明矣云夫人

**疏**

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以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此又言其早勢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昏矣道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而朝從令君以朝昌盛而朝出也。出之光耳夫人言東方明之時非是東方則昏已明乃是月於常禮恭敬遇變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夫人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昏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盈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禮注纓笄髮纓當充冠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纓笄而朝首服纓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上昏禮皆云纓笄銷衣注云銷綺屬此衣案之以黑其縗本名曰銷則首服纓笄必以銷衣此所以纓笄朝君則當身服銷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

朝衣黃桑之所謂服張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服之於王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劉髮為之。服之於王亦纓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張

衣御於君當復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纓笄耳此傳言纓  
笄而朝者袿衣以見君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  
用為此流百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會師氏之母齊善戒其  
女云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  
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纓笄而  
朝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為夫人纓  
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解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  
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纓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  
謂內政乎宮內之政蓋寡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  
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力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家妾皆當  
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始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  
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纓笄而朝君  
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也此言朝既昌矣  
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  
鄭云君日出而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古之夫人配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會會於朝也鄭大夫朝

寺流五之

亦

其家事無謂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  
所以當起者鄭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陳臣以我故  
惡於子戒之也。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疏  
字音張送反惡鳥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  
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  
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知大夫  
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陳臣以我之故於子  
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臥不早聽朝則事不  
成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憎據鄭云我我是予  
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古之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  
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  
猶尚早起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  
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與也  
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蟲飛至無已。正義曰  
大戴禮羽蟲三百八十鳳凰為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  
為時也。傳會會至夫人。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  
歸於家故知謂知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

之詩... 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 而不及是於夕而不洽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 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 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箋云庶眾。正義曰釋古文

###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旋旋好貌好呼報反。疏

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饜音同止也。好音高編反。所以刺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

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

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貴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為賢

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為好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

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

章皆上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子

之還方遭我乎猗之間方。子也我皆士大夫也俱

出田獵而相遭也。猗乃刀反說文云猗並驅從兩肩

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壞便獲本亦作便旋。並驅從兩肩

方揖我謂我儂方。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

揖耦我謂我儂方之也。儂音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

驅曲具反注下同。如字說文云三歲豕有相及者本亦作

狃音同又音牽。狃。二反儂許全反韓詩作疏。子之至儂

音雅好貌併音頃。下文同。儂音餘下同。疏。方。正義

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

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諸子曰子之便捷還然方當爾之時

遭值我於無山之間方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禽

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

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凍之貌

也。猶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

則故知無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若相譽則

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

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遂至儂利。正義曰大同馬

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獮獻新于公。子之

則有是大獸故言三歲曰有儂利言其便利馳逐。子之



茂兮遭我乎徯之道兮也。美也。並驅從兩牡兮指

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牡茂后反。子之昌兮遭

我乎徯之陽兮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佼古卯反。本又作姣。並驅從兩狼

兮指我謂我臧兮臧善也。疏曰釋獸云狼牡雜牡狼

其子微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雜牡狼其子名微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帶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建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也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協句宜音。

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疏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

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其於堂

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

也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箋云

我嫁者自謂也待我。以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真者或名為統

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疏俟我至

未所謂瓊也。人君以玉為瓊華石色似瓊也。疏乎而。

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

塞耳之瓊以素象為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

鄭以為為摠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

素絲為統以懸瓊華之石為瑱也。傳俟待至象真。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言云門屏之間謂之著李巡曰門屏之間

謂正門內兩塾間名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立  
處也著寧寧音義同註語解曰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日  
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  
不然巴浦之犀犀兒豈其可盡乎其以爲爲瑱韋昭云瑱  
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  
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象象清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  
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美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  
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持妻敬知我是嫁者自謂  
也士婚禮婿親迎至於女家主人出賓執鴈從至於廟門  
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階奠井飲而奠焉再拜  
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尊之以出  
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堂君子請之下筵亦云請於堂不  
言揖我於堂者婿禮也女子房中南面婿於堂上持之無  
即降禮於堂上無揖也。不言之婿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者  
揖之筵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婿禮焉至夫  
主人揖婦以入及婿門揖入至夫家引人之時每門而揖  
其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此章  
君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請也。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也  
桓二年左傳云衛侯以純帛爲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爲瑱也  
敬妻云王后視織玄紵織練爲之卿今之禮必用素練也

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九

爲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異  
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  
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章  
不親迎宜備人臣親迎之事雖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  
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  
之婿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堂在堂見素  
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簡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  
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紵天子之玄紵一玄而已云且  
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紵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  
爲條王后織玄紵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  
華至之服。正義曰要冕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以  
瑱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金銀也玉  
瑱云士佩瑱民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義皆以  
石爲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爲象其爲一也  
王氏之說不必得傳旨也。禮華瑱瑱變英其文相類瑱以  
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厚言  
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禮陳尊卑不親迎之  
故以五章爲一人耳非以瑱爲重也。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  
必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言美

以心為天子公  
賜大夫士視

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著皆美石也。箋尚猶至似瓊也。  
○正義曰尚謂身飾此物所為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純用  
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純而加飾故言銷懸飾之未成  
瑱也。君子借老婦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方故知人君以玉  
為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瑱亦用玉故  
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為瑱也。箋言人君以玉  
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  
之。申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君於臣於士  
瑱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故為總述人君親迎之法。瑱  
云。瑱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瑱  
之瑱列諸之說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瑱也。故曰  
不可瑱也。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純之飾。釋於名而失其  
意。非謂純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  
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飾。又言飾之非瑱華正謂  
以素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飾也。何當引  
經。經組佩以為飾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素  
飾。則經言又向何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為瑱。象

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  
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  
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為純。瓊華為瑱也。  
侯我於庭。充耳以素。華為瑱也。侯我於庭。充耳以素。華為瑱也。

以青乎。而。我於庭時青純之青。尚之以瓊瑩玉乎。  
而。瓊瑩石以玉。卿大夫之服。疏。傳青青玉。正義曰。傳  
為瑱。故云青。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章說人君之事。  
考工記玉之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  
玉亦謂玉也。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素。華為瑱也。疏。傳  
黃玉黃玉。

尚之以瓊瑩玉乎。而。充耳以素。華為瑱也。疏。傳  
黃玉黃玉。疏。傳黃玉黃玉。疏。傳黃玉黃玉。疏。傳黃玉黃玉。

者謂之使然則英華之類。故言瓊瑩猶通。華二章瑩瑩  
瑩。玉石名也。故云以瓊瑩為瑱。華是玉之色。故不言似英。故  
華。今定平云。瓊瑩以瓊瑩為瑱。華是玉之色。故不言似英。故  
華。今定平云。瓊瑩以瓊瑩為瑱。華是玉之色。故不言似英。故

華。今定平云。瓊瑩以瓊瑩為瑱。華是玉之色。故不言似英。故

以日月與天  
臣似不才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之詩疏東方之日二章

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不能以禮

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

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

之事以刺當時之衰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

屬意異詩以章首一句為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日

為巨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事

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與也日出東方人君

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懋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

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家我無知之何也日在東方其

未融與者喻君不

明。姝亦朱反。在我室兮復我即兮

就也在我室

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

方日出東方無不盛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

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

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

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

東方之日二章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章五句至禮化

必有女... 亦共為非禮... 東方之月... 彼妹者

子在我閨... 月盛於東方... 君明於上... 若日也... 臣察於下

方亦言不明... 闕他達反... 疏... 言君臣失道... 則君臣正責... 故

在我室... 謂來入其家... 又闕字... 從門故知門內也... 在我閨

去履我... 則我行而與之去... 疏... 曰以行必發... 足

東方之日一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 朝廷與居無節... 號今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號今不時挈... 號今不時挈... 號今不時挈

音結... 壺音胡... 挈音... 疏... 東方未明... 三章章四句... 至職焉... 正

以刺之者... 哀公之時... 朝廷起居... 或早或晚... 而無常節... 度號今

君今朝廷無節... 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 事焉... 故刺君之無節

非斥言其君也... 與起也... 居安坐也... 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 由

起居無節... 故號今不時... 即經上二章... 是也... 挈壺氏不能掌其

故云... 號今不時... 挈壺氏於天子... 為同馬之屬... 其官士也

水器也... 出主挈壺... 水以為漏... 然則挈壺者... 懸繫之名... 刻謂置

明之度數也... 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 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漏刻之節... 東方未明... 以爲明

召之... 從君所來而召之... 漏刻失節... 君以早與... 疏... 東方未

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 衣裳而著之方始倒... 召之起之早晚禮在... 衣曲禮曰兩手摠衣去... 倒也○笈擊壺至始入... 之意以擊壺氏失漏刻... 使之早起羣臣當以止... 促惶遽不服整理衣也... 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 入玉藻文○笈羣臣下... 朝君人已從君所來○... 言君又早與臣起也○

**顛倒裳衣** 始明之... 之光而物乾故以晞... 見日氣故亦為乾也... 升謂將旦之時自之... 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疏** 傳晞明之始升○... 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 見日氣故亦為乾也... 升謂將旦之時自之... 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東方未晞** 始明之... 之光而物乾故以晞... 見日氣故亦為乾也... 升謂將旦之時自之... 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柳樊圃** 狂夫瞿瞿... 柳柔脆之木與藩也圃菜園也折... 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 不可以為藩猶是也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折之舌反圃音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折**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折**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折**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折**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折**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折**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折**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折**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冥音暮○**疏** 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 圃則新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相失節度不能... 以君任非其人女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故取無益於其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從曰樊圃之藩小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二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籜草木注... 云樹果曰園因其藩也果園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 其外列藩籬以不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鄭嶧云自上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大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恃或不狂居官也序云

擊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為擊壺氏矣故又解其壺壺  
之意古者有擊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以  
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  
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學如此而今  
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不齊則早  
度故責之也擊壺氏職曰凡度懸壺以代更皆以水火  
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壺鼎水而沸之而火之注云代  
禮未大欽代更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  
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  
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法有四百八箭是其分日  
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  
所傳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  
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夜四十五夏至則晝六十  
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  
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  
又於無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  
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  
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  
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醫言晝夜皆  
明為限焉擊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  
李元

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  
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  
謂刻為商鄭作士民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  
因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  
以晝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  
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  
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  
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  
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  
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  
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案擊壺之職唯言分以  
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  
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擊壺告時者以  
亨云與否無節擊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擊壺告時之失時故  
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擊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燕官  
不立雞人故擊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  
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長時夙早莫晚。正義  
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辰辰為時也夙早釋注文暮與早對  
故為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卷終





